



## 额济纳有个“夹皮沟”

◎薛希祥

察，蹑手蹑脚摸索到叽叽喳喳的麻雀隐蔽处，当我将要靠近时，机灵的麻雀突然齐刷刷地停止了喧闹，四周立刻静得出奇，我探头向芦苇荫蔽的隐秘处窥探，只见其下一口黑洞洞的井出现在眼前，方圆不过两尺。正在凝神之际，轰的一声，成群的麻雀冲出了井口，吓了我一跳。原来这井并不深，井壁是用戈壁滩上超旱生灌木梭梭的茎干圈套成的，所以麻雀很容易就能接近水面，抓住粗糙的井壁饮水，这使我又是阵惊奇。通常情况下，戈壁滩上是很难见到麻雀的，这里麻雀成群无疑是因为独特的环境具有吸引力，所以麻雀才会在这里安家落户，并且“人丁兴旺”。看来，麻雀也是有灵气的。我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，发现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大凹陷，深约50米，北陡南缓，南宽北窄，东西宽约数百米，我进来时的缺口就在北面。我顺着南面的缓坡走上去，在稀疏的梭梭丛林中漫步，阿拉善红驼在梭梭林中自由自在地采食，旷野恬静，物我两忘，走上坡顶，视野顿时开阔如前。我佩服这家主人的眼力，为他能找到这戈壁滩上绝无仅有的一处隐秘温暖居所而赞叹。

我猜测夹皮沟形成的原因，可能是远古湖泊的遗存。

《林海雪原》中的夹皮沟，是个被冰天雪地包围的小山村，革命现代京剧早已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、淋漓尽致，让人们耳熟能详。无独有偶，远在西北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大漠深处有个地方也叫夹皮沟，名字虽丝毫不差，但景色却别有一番情趣。因深藏秘境，鲜为人知，更使其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

夹皮沟在额济纳南部木吉湖西南方的茫茫戈壁滩上，距离木吉湖约几十公里。戈壁是西北特有的地理景观。远望过去，戈壁似乎平缓而单调，一律的灰黑色，很少有变化。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在这看似相同的戈壁深处，有着多变的地理景观，是探险旅游的好去处。骑着骆驼在戈壁滩上漫步，天高地远，海市蜃楼，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。走着，走着，平坦的戈壁上山头突兀，高可摩天。一会儿，这“山”变成了“门”，俨然一扇天门豁然洞开，门中水光涟

涟。然而走到近前，却不见门户之踪影，更无滴水可言，唯有一道缺口下切丈余于平坦戈壁上而已。沿缺口进入盆地，光秃秃的戈壁为勃勃生机的景象所代替：梭梭、沙蒿、白刺、红柳，一丛丛、一片片……

夹皮沟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有戈壁常见景观，而且在于没有任何先兆，在你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突然给你一个惊喜。沿着渐渐倾斜的驼道前行，不觉便步入一道狭窄的戈壁裂隙，再前行突然转弯，眼前顿时一片豁亮，高大的沙山上长满了红柳，沙山下芦苇密布，山与山之间驼道相连，一顶蒙古包炊烟袅袅，一群麻雀在苇丛中喧闹不止，红尘不起，纤罗不动，严冬的寒意悄然遁去。热情的主人端上香气扑鼻的奶茶，喝得人浑身暖流涌动，旅途劳顿立马全无。真不知造物主是怎么设计的，在这漠风凛冽，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竟弄出这么个精巧的暖巢。我带着好奇四处观

因为很早就听人说过，戈壁滩原先被大海所覆盖，后来大海退去，形成了湖泊，再后来，湖泊退去便形成了戈壁滩。对于这种说法，我无从考证，但我却从侧面找到了证明这种说法的合理性证据。少年时代，我在达来呼布镇的自家门前挖菜窖时，竟然挖出了几个贝壳，如拇指肚大小，我觉得好生奇怪：怎么这么干硬的戈壁滩的沙砾中会有贝壳呢？贝类是水生动物，可见这里原先是有水的。额济纳旗有个苏木（乡），蒙古语叫“亚布图”，汉语的意思就是有贝壳的地方。我多次去过亚布图，并且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，那里是额济纳绿洲的腹地，周围全是红柳灌木和胡杨林，但是也发现过贝壳，并且苏木以此命名，我想它与远在百里之外的夹皮沟必然有着某种联系，也许是水，是远古的海水或湖水。星月轮转，沧海桑田，我看到的不过是阿拉善大地历经剧变后的一点。

我带着遗憾沿着原路走上戈壁滩，离开了夹皮沟，一个神秘的地方也在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）